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大樓設計構想研討會紀錄

時間：98年1月5日（星期一）下午1時

地點：文學院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主席：葉院長國良

記錄：陳照

壹、主席報告：我們今天召開的是有關臺灣大學人文大樓設計構想的研討會，在開始之前容我先介紹各位與會教授專家們，(略)。以下2個小時，請建築師儘量把握時間於40分鐘內簡報，之後請各位專家表示意見，會前說明如下：

- 一、文學院六十年來僅曾興建過共30間研究室的一小棟建物，其餘都是接收其他學院不要的建物，或偏遠，或不便使用，整體空間一向嚴重不足，目前12個系所及2個附屬單位，零星分布於校內不同的12棟建築內，好幾個系所被迫分割為數塊，彼此連繫困難，其中還有不少空間是借來的，人文大樓建成後必須歸還校方。我們也嘗試請校方是否能於校內其他地方提供空間，只是校地有限，實在困難。而文學院為因應實際情況，亦已配合縮減了人文大樓各進駐系所使用空間。
- 二、人文大樓原擬在洞洞三館基地上籌建，自規劃以來，一直相當尊重各界人士之意見，從95.6.30規劃初期時即開放以校內外師生人士為對象舉辦過規劃座談會、並於95.9.22邀請有關專家學者座談，提供了我們日後設計人文大樓時相當寶貴的意見。
- 三、後因農陳館建物本體，經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於96.6.29登錄為歷史建物，所以只能拆除兩棟，但我們對整個基地三棟建物都做了數位化保存。
- 四、人文大樓的設計，一開始設計的第一方案，尊重農陳館、與她脫離，所以有了部分挑高4層樓的設計，而為釐清師生對人文大樓挑高結構安全之疑慮，並於97.6.13召開人文大樓挑高結構說明會，針對結構安全做一公開說明。其後，因第一方案存在有西曬、噪音等問題，建築師又先後提出了第二、第三方案，嘗試與農陳館共構、融合的各種可能性。而為使人文大樓之設計臻於完善，我們也透過各種管道及方式來收集意見，我們除了e-mail給文學院全體師生員工及農陳館同仁外，並在文學院網頁及校訊上公開訊息，徵求全校師生意見，並已於12月19日舉辦了人文大樓三個方案的規劃設計公開說明會，今日則邀請各位專家、教授蒞臨指導。我們將各界人士給予我們的意見當做是我們設計時重要之依據，這也是我們不厭其煩的舉辦那麼多次的座談會、說明會的原因。我們希望人文大樓不僅是名稱為人文大樓，亦希望她是以人為本之優良建

築。

貳、建築師簡報：(略)。

參、意見交流：

漢寶德教授：

老實說我今天來開這個會，不是很清楚這個內容，我想這事事實上是臺大的家務事，好像我們開口來講這個建築怎麼樣，合用不合用等，這有點多管閒事。不過，在我想來，可能是因為有一個建物要保存的關係，我就順便說一點，這個建築師本身能力沒有問題，只是說出一點我的意見。

第一點：第一個感覺就是建築物密度很高，這在臺大其他地方看不到，如果我對臺大有影響力的話，我就會想辦法使建築物看怎麼樣分散一下，不要有這麼高的密度，因你由別處走到這裏，突然就變得這麼擠，感覺好像不是在同一個校園裏。臺大土地多、這樣看過去空地很多，為什麼要把那麼多房子全塞在這個地方，各系系主任都是好朋友要每天這樣擠在一起嗎？整體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的關係，是不是想辦法把這個密度降低，這是我的看法，畢竟就學校長遠發展來說，為什麼別的地方是鬆鬆的，到這邊就全擠在一起，這有點欺負文學院的感覺，可不可以把前面這塊地也用進去？使土地多一點，可以不用這麼擁擠，因為現在還需要挖到地下，來使用地下的廣場，這只有在密度很高的都市，寸土寸金地方才比較會使用到。

第二點：建築保存問題，因為中間有一棟建物要保存，新蓋一個房子與建築保存議題擺在一起時，會有很多的可能性，若非常重視古建築的時候，通常整個建築風格會設法配合古建築來做設計，這有點強人所難，因為當時張先生設計時是用現代主義，比較嚴格的秩序，當然現代的建築師已經事隔那麼多年了，完全照那個 style 好像也很難，但也有一個可能可以把他的造型精神與其他新的建築物能夠配合，當然那麼小的房子蓋那麼大的房子來配合好像划不來，可是你要是尊重老建築物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這個環境是應該這樣做的，我看這 3 個案子，每個案子都覺得有點問題，主要的問題在於農業陳列館好像多餘的，因為你在心態上覺得她是多餘的，所以整個建築設計、語彙，農陳館的語彙在此是不存在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太苛的要求。作業第一步就是先從古老的建築、要保存的建築，去尋找她們共同的語彙，可以用到的，因此做完以後就變成一個整體了，這是最理想的狀態。因為新的建築很擁擠，所以老的建築也會變成多餘的，這是在政策上要怎麼樣來解決，這我也不曉得，當然要勉強建築師我也不好意思。那如果說不願意這樣做的話，就讓她產生強烈的對比，就是老的建築不能擺在一起，要擺得遠遠的，然後，其他新的建築就做出在造型上看得出來是 2 個不同時代的建築，看得清清楚楚的，當然這也不太好

做。

第三點：關於與校園環境的關係，哪裡該高哪邊該低的問題，我是覺得若配合校園，應該是第一案比較適當，當然這是建築師他們一開始就想到的，讓這新建築與老的房子有連繫感，有一個大的房子靠新生南路，對校園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大概原意是這樣，整體上大概就是這樣，可是難免會碰到問題，像現在能源問題大家都很重視，這種情況下，既然要蓋高房子，可不可以乾脆再蓋更高一點，我不太知道法規限制，可是只感覺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就是直接了當，解決問題，既然是這樣，可不可能靠近大門這邊蓋得非常高，讓其他的兩面跟後面配合得更好一點，是不是可以？這樣子看上去好像會使椰林大道上，突然出現一個高的建築，可是反正這樣是蓋新的，都是出現一個古怪的東西，不可能再做一個古建築物出來了。這樣也許會不會使得壓力小一點，這3個模型，我看上去感覺會有壓得喘不過氣，壓得很深的感覺。如果說能夠想辦法解決空間擁擠感覺，可能會好一點。

辛晚教教授：

我從都市計畫及文化局古蹟審議委員的立場，提出幾點淺見就教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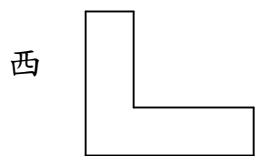
第一點：臺大的確是我們臺灣的一個驕傲，是指標性的一個學校，所以這個建築的確是大家所共同關懷的，關懷的層次廣面可能已經超越我們校園自己的關懷，因為從空間及歷史兩個軸線，兩個相乘來看，的確這是有很多有待解決的課題，日治時候，在清朝是留下瑠公圳文化景觀，現在有很多歷史和文化的元素還在，最近大概一件大事臺大校園規劃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大事是如何把瑠公圳所殘留下來的歷史元素把他做為一個文化景觀來做保存，再下來就是日治時候不見的，因為日本的時候，他配合殖民地教育或軍國教育，東西的軸線是非常強的，他的目的就是讓學生通過校門口進來，早上可以看到太陽，下課回去也可以從校門口看到夕陽下山，他的太陽旗，他的意念非常強，入口的地方現在軸線端點剛好是總圖書館，這個大門在過去我們整個臺灣教育或經濟的國家的建設跟發展史上，臺大在某一方面也等於說是一個見證、一個縮影，那麼現在這個連結，我們重新對人文大樓的塑見，尤其人文大樓能夠豎立在大門口，好像也具有歷史上時代的象徵意義，重建在人文上的一個關懷，因為過去幾年，尤其在追求經濟建設的過程，因偏重在科技，很多經費都放在那裏，台大的人文文學方面的成就，在臺灣來說是非常具有指標性，貢獻非常大，無論在哪一方面，例如臺灣在1960年代、70年代的新詩的發展，也是有很多臺大人在創作，像這種情形，現在我們能夠重新於校園門口有人文大樓，是有時代的相對意義，我是覺得這個蠻重要的。再來是漢先生提到的量體的問題，站在文化局文資會委員的觀點，他關懷的只有一項，就是原來的歷史建物希望能有突顯他的

著力線，如果能夠完整的保存，而且能有著力線，所以這個人文的建築變成有兩個芻圖，一個是人文大樓，一個是歷史建築，她的自主性、主體性如果能夠突顯，那麼站在文資會的立場，我們會覺得已經達到。這份設計的大概有很多種不同，剛才第3案是把她整合在一起，整合得好，會有相乘的效果，整合的不好，可能就比較不容易協調。另外從校門進來，這裏會形塑一個圓環，再進入人文大樓，這個也很好，強調人文主義，這精神也是非常好。我也非常同意漢教授所言，如果沒有辦法量體減量，儘量能把量體堆到靠近新生南路跟門口這邊來，把她整理一下，應該也非常好，具有時代的階段性，非常重要的一個意義。我也看到你們要將這裏做為人類系，這裏是哲學系，我們臺大過去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哲學代表性人物，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象徵意義的。剛才漢先生也提到，他是從建築、校園的，而我是從人文的關懷出發。量體方面儘量能夠協調，洞洞館能有獨立的主體性，這樣就達到目的，而不是把她當成一個殘餘的空間或剩餘、不得不的空間，那就達成保存跟興建跟創建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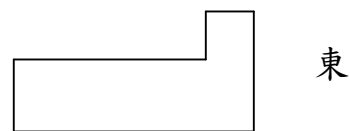
洪如江教授：

- 一、文學院為臺大首席院，本大樓應充分展現臺大的「格調」、「歷史記憶」，並成為臺北市（甚至臺灣）的地標。
- 二、原文學院正面佈置走廊，係為避免來自南方強烈陽光之直接照射，且避免各房間直接曝露。
- 三、原文學院二大天井與房間的關係為迴廊（或稱走廊），富「採光與通風」（SARS病毒無法生存之自然因素）之功能。本案走廊布置在內部，對防疫及防災（萬一發生強烈地震或火災而需逃生之時）不利。
- 四、文學院希望此一新大樓能提供較多使用空間，但3個案浪費許多空間。建議：1、外表簡單樸素。2、多利用地下空間，例如B1，B2。3、規劃「書本型」高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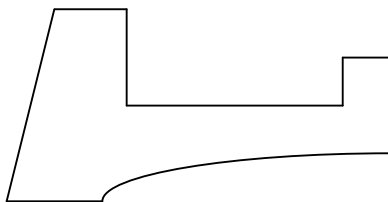
替代案一



替代案二



替代案三



五、空調系統應事先佈置。3案太多凹凸，空調難以佈置。

六、一樓挑空是很好。

七、建設費用宜寬列。

陳正興教授：

一、贊成漢館長所講，這區域在整個臺大應該是一個低密度區域，而且不是一個辦公上課的區域，辦公上課的區域應該是要進入到校園內，而不是在門口，所以密度是第一個問題，剛才建築師提到這邊的建蔽率是40%，實際上三個方案是用到30幾，這30幾的算法是把南側紅色的區域包含進去，其實大家都不會想說這紅色區域是屬於這塊的，它是和校門口結合在一起的大廣場，所以若以這個區域這樣子來算的話，我相信它的建蔽率是超過40%的，所以它已經太擁擠了，這個位置本身太擁擠了，所以把南側這塊區域放在這裏是為了要蓋這麼多，它是和校門口連在一起的。所以以這四方形地來看，這本身的建蔽率是十分擁擠的。三個方案看起來都是太擁擠了。第二個就是高度，在此區域，四周都是低矮型房子，所以這個高度在這邊最高是到11層樓，這也不是特別高但又比人家高，整個視覺在臺大的整個配置上會有點奇怪，要不然就讓她更高，一個很瘦的高塔型豎立在此也可以變成一個地標，現在半高不矮的，建蔽率又那麼大，佔據這個地方，我是覺得蠻可惜的。第三個要談的是她的建築元素，目前採用高柱、挑空以及空中走廊，然後到高層時都是蠻薄的，都是一間間研究室加一個走廊，這些元素湊在一起有點亂，而且用這個高柱把她撐起來，好像有點堆積木的感覺，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風格跟四周所有建築物比起來可以說是蠻奇特的，不太勻稱。現在又加上一個農陳館在那裏，我不知道是要怎樣去表現她，是要跟她做結合呢，還是要去做強烈的對比，才會變成這樣子，可能要再去思考一下，就是說感覺起來比較亂了一點。第四點就是人文精神的表現，這個元素在人文大樓是相當重要的，要有人文精神，但是3個方案的比較說明裏面，看不出建築師要怎樣去表現人文精神，裏面的說明大概只看到了在一樓要設書店、咖啡廳、講堂，我想這並不代表人文。應該是要在建築風格上要有的人文的精神。所以我認為在內容上可能要再強調一下。再過來就是整個流程裏面，好像建築風格的說明會是要到今年的3、4月，時間是不是晚了一點，這個風格的確定應該是在更早的時候要決定。最後一點是關於結構的部份，把量體放在高柱上的話，比較容易產生應力集中或應力不均勻，除非把柱子做得非常的強壯，在設計上力學要與建築要結合在一起，力學上也要注意元素的應用，不要使得她產生特別不均勻的地方。

李灼明教授：

- 一、對洞洞館的態度來講，感覺不是很明確，沒有表達對舊館保存的意義。
- 二、校園問題，我感覺不是很強調，面對圖書館、門口怎麼處理的問題。
- 三、密度問題確實蠻高的，漢先生剛才有提過，是否利用前面的那塊地，好像是我們解決問題的重要因素，不然目前的建蔽率太高了。
- 四、量體問題，靠近新生南路是很高的量體沒錯，但是量體本身跟文學院的關係不是很確實，顯得有隔離。
- 五、椰林大道和 arch 產生一個斜角的關係，相對的角落就很重要。

徐明松教授：

我對人文大樓其實有不太一樣的想法，特別又是準備要蓋在這塊基地上，以今天的這個時空來講，在這臺灣產業要升級的非常特殊時期，我覺得台大文學院不只在校園扮演重要角色，也在都市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台大從椰林大道進來的左邊其實都是總圖、文學院這樣的空間設置，所以這塊地來蓋人文大樓也算恰如其分。雖然某種層面來講，我也同意量體看來太大，但我個人認為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我回應一下剛才漢先生的說法，羅斯福路大門入口進去剛好有圓環，所以左邊這塊地若可以適當的利用的話，可能也可以解決我們現在的量體就分佈在這塊基地上的狀態。因我們目前容積率只用掉 130 幾，其實可以用到 240，我看對面那棟其實比我們還要高，所以我們的高度應該可以再高一點，我覺得高度高，讓她與農陳館產生一對比，在目前也是一個蠻可行的方式。當然我並非說對比之間就不能產生好的對話，這是設計的問題。靠校門口這塊地如果很恰如其分的利用，會有很大的好處，剛才辛老師也提到這圓環，圓環對椰林大道來講，可能可以形成另一個視覺上的端點，因目前台大校門進來這塊，好像是做為腳踏車停車場，有幾棵樹，用途並不積極。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在這塊基地的左側，不要說是東西向或南北向，還是可以蓋一棟比較高，整個容積較高的大樓。從校門這樣進來，或許可以有一些都市的大階梯，她可以直接跨到屋頂上面去，慢慢可以從這走到我們大樓。如果人文大樓在都市可能適度扮演角色，乃至於洞洞館未來可以完全釋放出來，文學院其實常常有些活動，這裏可以做為一個與都市的界面。現在看來好像我們把這棟大樓的空間填滿變成教室，我個人認為是不恰當的，因為農陳館原來的設計就只是在陳列而已。所以我們如果把農陳館回復到原來張肇康先生設計時的用途，應該是非常好的。農陳館的採光方式用來當教室其實是不合適的。那這樣來看的話，我們這地方有一個好的都市界面帶，這邊可能可以保持市民可以進入到臺大人文大樓的比較下面空間—比如洞洞館、書局等，就是說那個地方可以有一個跟市民很好的互動，而比較上

面的，過了洞洞館3層樓4層樓以上的，才會進入到文學院比較內部的場域，我覺得可以再稍微open一點，倒不是說不可以有任何東西。我覺得臺大目前沒有好的廣場可以讓人停留，我也不覺得需要回到原來像日據時代留下來的1比2的中庭，因為我們大樓已經很高了，不可能了，而且那比較封閉式的我們不需要了。這地方如果有比較好的open的空間，我們進到椰林大道圓環的時候，我們在左側就可以看到洞洞館做為左側的軸線看來也不是一件壞事。即便有建築在此，我也希望一樓能儘量挑空，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洞洞館。而且回到張肇康最原始的設計上，其實我曾看到一個圖，張肇康其實做了4面，變成一個四合院，意思是他四面包夾，因為他還有水在流，有點像東海的舊圖書館，他把房子退了以後留了一個水池，我也在想水適度的回到洞洞館的經驗裏面來，其實我覺得蠻好的。那個水的運用方式，比較沒有像張肇康最早原始設計，從東海的舊圖書館，我覺得他一直想要表達我們傳統建築跟水的一些有趣的關係，這樣的話，我有幾個初步的建議，一則可以跟都市市民發生關係，再者可以強化，這個界面可以讓臺大變得更活潑，不然我覺得臺大椰林大道太強了，當然這已經是舊時代了，我們只能接受。但現已是一個新時代了，可以讓入口在整個都市意象上讓她變得更市民一點、更民主一點。

王紀耕建築師：

剛剛看了3個案子，我一直想建築師的一句話，有沒有第4個案子，我一直在想這個地方都沒有好好的利用地下室，很多空間可以放在地下，我記得以前我去看過竹間的那棟大樓，好像簡先生在地下開挖了地下室，這在技術上絕對沒有問題，那這塊我是覺得可以放在地下的就儘量放在地下，我在臺中曾經看過一個學校，她在地下室蓋了將近3、4層的體育館，地下室應該要好好的利用。還有剛剛各位也提到建築風格，我覺得風格也很重要，3個方案與人文精神風格，到底人文精神應該內斂還是外放，建築師應該要再去思考。3個方案的造型我覺得都有點太突出了，有時收斂一點也很好，洞洞館不是累贅，是財富，把她裏面的語彙拿來利用，尤其原來的三合院，其實是蠻中國的，我走在那個空間，我都覺得是我們中國的空間，比例、尺度都蠻中國的，這是中國的一個四合院，可是我覺得我們好像沒有把這個元素放在這裏面，也可以再考慮一下。

蘇錦江教授：

今天問題出在農陳館被文化局列為歷史建物，如果沒有這個的話，就沒有這些問題。但我認為文化局是對的，因為這樣保留了臺大人及鄰近社區居民的歷史記憶。所以原來的這塊地規劃，因為農陳館的保存變得很難，其實也難為建築師花了很多

的心思在考慮，因為空間已經被佔掉了，還要保持原有的機能，所以我從三個方向來提供個人淺見：

1、配置問題：3個方案都是想儘量利用，其實以她的容積跟建蔽率來講，並不算是高密，但是展現出來有很大的壓迫感，這壓迫感當然就包括了農陳館的保存還有畸零地的關係，所以會有相當大的壓迫感。所以是否做某種量體的限縮，有沒有可能在校園裏面給一個補償，臺大給文學院一適當的土地，當然這是學校的事情，因為我覺得農陳館不是文學院的農陳館，而是臺大的，甚至是臺北市的，不屬於文學院的，而是屬於臺北市民全體歷史記憶的東西，所以量體倒是可以考量，在空間配置上是否可以有某種彈性，是否有第4方案出來。

2、從剛剛的報告，看不出設計單位對農陳館感覺，也許設計單位覺得是一種累贅、負擔、牽絆，因為那東西在那邊就很難，事實上我覺得設計單位應該把農陳館視為一種榮耀，是一種驕傲可以保存的東西，如果說礙於文化局把她列為歷史建物，必須保存，那是很辛苦的，這是心態上的問題，所以若把她當做是一文化資產，很樂意去接受她，把她融合在一起，展現出她的價值，把她當做是一個可以炫耀的東西，我想會做得更好。

3、結構系統，按現有的3個方案，其實在結構上是相當大的挑戰，所以結構系統要特別注意，尤其臺灣地震相當多，而且我怕在造價上也會相對的增加。錢還是要花在刀口上、值得的地方，結構系統上不必要的浪費是可以考量的。在材料方面我是建議使用鋼骨較有彈性，總結，這整個建築對臺大是很重要的，要審慎去評估。是不是有第4個方案、第5個方案，再去做一個評估。

蘇瑛敏教授：

這個案子雖然是臺大在校園的一個建築，但對臺北市甚至整個學界來講，這個案子其實是有她特別的意義。對於觀樹基金會，他們願意來捐贈，他們一定也是想要推展他們的理念，這個案子在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前兩年都有好幾個學生來做畢業設計，為什麼拿來做畢業設計？是因為有非常多的角度在考慮，都市的角度、校園的角度、歷史建築的角度，尤其又是一個文學院，所以我們學生做這個題目，每次的評圖，老師內部就做了非常多的討論，這個案子之所以重要，其實她真的不僅僅是臺大文學院的事，我想對於全臺北、全臺灣來講，其實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不管從我們剛剛所講的任何角度。所以雖然重複了很多先進的意見，不過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幾年一直持續的在看這個議題或者來關心這個案子的發展，因為我們學校很小，我們就是以前的台北工專，我們一直在學校做所謂的建築專業，但是找不到地，所以我們覺得在臺大的這個校園規劃，真的是百年大計，絕對要從長遠的學校

來看，尤其臺大又一直是臺灣帶頭的學校，她怎麼樣來面對校園的規劃，這樣的態度，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影響非常大的，我想蓋這樣一棟建築物應該是會受到國際的討論，如果我們採取了任何措施的話，所以我覺得她的量體，我們之前就一直在討論，在校園入口的這樣一個重要地標的地方，到底從整個校園規劃來講她應該有什麼樣的地位，然後她是不是還有別的餘力可以來放，當她還有很多更好的方案時，如果很拘泥的說文學院只有這塊地，我們容積只能這樣這樣，其實是有點劃地自限，在我們外人來看，我們都覺得好像還有很多其他更有趣的方案來呈現對歷史建築保護的態度，文學院怎麼展現人文關懷，這人文關懷在當你有一塊需要被保留的建築物的時候，我們要在這裏蓋房子時，要採取什麼態度，國際上很多例子，他們就選擇了換個地方開發，或者在這個地方做一個什麼樣的開發態度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態度問題應該是全臺大應該要仔細的來想想看，當然我也知道實際上有非常多的困難，只是我覺得在這個地方還是要請大家用百年大計的事情來看這樣的校園規劃。可能大家可以重新來省思，或許一些結就可以解開了。大家如果還是覺得不願意這樣的話，那可能目前在對待新的環境議題，或新的歷史文化保存議題的時候，到時候大家就會來省思，臺大人是怎樣來面對這個課題，採取什麼態度，或文學院用什麼樣的態度來表現人文關懷，對歷史文化的尊重。這個議題是有點沈重，可是是值得在座每個人都可以好好深思的。第二點是覺得我們好不容易，兩年前我們建築界當然有很多的討論，認為洞洞館要保存一棟、二棟、三棟，反正現在塵埃落定了，保存一棟，那我也非常認同前面幾位先進所講的，到底這個洞洞館她的價值在哪裏？可惜今天好像不是那麼清楚，因為今天建築師講所謂現代建築，然後他就開始去演繹現代建築的一些手法，如果在未來要能體現我所講的尊重人文歷史文化，洞洞館為什麼要保存的深層的理由，應該要好好的來討論一下，然後才可以決定說我們要怎麼配合或對比。大家好像覺得洞洞館就是一棟要被保留下來的建築，這樣是有點可惜的。那同樣對校園的軸線，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有討論，這裏比較有趣，她剛好是一個軸線的轉彎，本來椰林大道是直的，可是她剛好在這邊是轉彎，所以我們也一直覺得轉彎的点，好像是可以期待一些事情發生的，各位經驗都非常豐富，那建築師當然能力也非常的優秀，那我只是想在這裏期望臺大能夠借重這個基地，很多事情其實應該用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可能我們在面對這塊基地上，或討論整個歷史記憶或文化的傳承上，可能我們會覺得有更多的理由提出來，這樣我們這個案子才會更精采。

王俊雄教授：

首先我要表達對簡建築師的敬意，我覺得他今天把這個做的很清楚，不過這個

部分我還是有 4 個意見想在這個地方表達一下。

1、我非常贊成漢先生所說低密度的想法，我覺得這個部分牽涉到臺大到底是要用高標準環境或是願意要牽就一個低標準的環境，這當然是一個抉擇，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在臺大這個大招牌下面，採用這種低標準，是蠻讓人遺憾的事情。臺大的整個校園，其實這塊地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就是龍頭，他是整個校園的龍頭。所以椰林大道在這裏做了一個很微妙的轉折，那這個基地形式在整個校園空間是非常突顯的地位，也就是說，在整個臺大校園裏面有二個重點是最重要的，一個是龍頭，一個是龍肚，就是總圖書館旁邊的那個位置，基本上把這兩個地方弄對了，整個臺大應該就不會差到什麼地方了。所以現在討論這個案子其實是有關於臺大校園空間未來的關鍵性的一個點，所以我很難想像用一個低標準在討這樣的一個事情，所以我們一定要用一個高標準來看待這樣的一個事情。那要怎麼看呢，其實答案並不難，今天如果文學院在這個位置上，然後文學院又在整個校園龍頭的位置上，她已經很清楚的說明了臺大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麼。第二個是，在這個基地上，除了她自己有一棟歷史建築之外，她旁邊包括舊總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老建築，所以我覺得如果對量的需求先丟到一邊去的話，在龍頭的地位上做為一個文學院，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把農陳館跟舊總圖的空間關係理順，那這裏就會變成很棒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在這塊地先要面對的是怎樣把農陳館跟舊總圖的歷史空間關係把她接續起來，這是要處理這裏空間的一個最重要的主題。那應該是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讓文學院跟整個臺大校園意象建立起來，我覺得所謂的高密度在這裏應該沒有討論的空間。這 3 個案子，基本上都是在比較妥協的方式所提出來的，所以我對這 3 個案子基本上都不滿意，我反對在這裏有任何高密度的處理。第三個意見是，在現在的提案中，有關地下化部分，事實上把整塊基地跟旁邊（例舊總圖）的關係割的很碎，現在方案有很多很大的 open cut 到地下室去，這個部分當然可以讓整個在狹小的基地裏面形成一個壯觀的，看起來比較大，所以很容易就犧牲掉與鄰近建築物的關係，但是我覺得在這塊基地上，她是強調以歷史空間保存為主，也就是說，怎麼樣很妥善的處理地面層的關係應該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第四個意見是，在提出的方案中，有關農陳館現況再利用的方式，也是違反了張肇康當初在設計這個房子的初衷，應該把這個房子做為以後文學院入口的門廳，有一些展覽跟學生活動的空間，不應該再把她做成一個封閉型的教室，這樣才能夠讓較特殊的空間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

夏鑄九教授：

方案二，中庭壓迫感過大，不宜考慮。方案一與三，意見與建議如下：

1、建築師對基地、臺大校園的歷史宜成為更有反應（responsive）的建築，才會更

符合人文精神。

- 2、正立面 (Facade) 一除退縮之外，下階段在形式上宜回應臺大大門入口的要求，這是進入大門之後的第一棟建築物，可以說是入口意象的延伸，值得建築師把握椰林大道的既有模式做高明的設計表現，不宜過於突兀，很難掌握使用者未來的反應。
- 3、方案三後部架於農陳館之上，宜更輕巧，更徹底透明，目前的技術與材料均可做到，不然未來文化局這一關難過。
- 4、方案一西側十一樓，在量體上、形式上，退縮度、透明度、材料選擇上，均宜更輕巧，可以再減少壓迫感。室內的中央走廊未來使用並不理想。遮陽處理是必要的，可與太陽能板結合設計。3、4 的建議似可參改 Herzog 在巴黎市中心的設計案，徹底透明，減少壓力，僅在內部中庭語彙回應農陳館即可。
- 5、農陳館本身再使用，宜供室內無隔間之使用較佳，比較符合對歷史建築的起碼要求。
- 6、未來建築形式上，亦更彈性而不宜過於形式地套用 Cobusier Style，造成與洞洞館對話，却與校園周邊其他部分格格不入。
- 7、建築師簡介資料中的紐約與東大校園案例，都嫌壓迫感過大，不是好案例。
- 8、整體而言，基地的密度過高，確實過於擁擠，是本案的致命傷，却是文學院長年的委曲，難也。或許值得將校園入口左側適當利用，善加設計，做為視覺焦點，可以疏解部分基地之壓力，當然建築師的挑戰就更大了。

柯慶明副院長：

- 一、我們也很希望是低密度的建築，但至今 7 位講座教授擠在一間研究室的困境仍未解除，所以大家在談臺大應該怎麼樣的時候，我就想到莎士比亞的馴悍記，對付兇悍的老婆的辦法是，他每要吃一口飯時就說，這個不夠好，丟掉，再來，所以他那個飯從晚上 6 點到隔天早上 5 點他都沒得吃，因為永遠都嫌不夠好，這個丟掉，所以各位大人，賞口飯吃吧！
- 二、農業陳列館的興建是現代主義，這剛才漢館長說的，但臺大在光復以後，文學院最重要的也正好是這個時候，現代文學是我們文學院的驕傲，這代表了跟日本截然不同的精神，所以如果可能的話，在建築語彙上，如何還是順著現代主義的精神，讓她推陳出新，如此我相信就不只是遷就式的利用，而是主動積極的利用，我們非常感謝大家的意見。

葉國良院長：

我們今天感謝這麼多專家給我們建議，同時也對我們文學院期望那麼高，我們會將所有的意見都記錄下來，因為我們學校每一個建築案都有籌建委員會，我們會把意見提到籌建委員會，給建築師、捐贈單位及本校所有籌建委員參考再來商議，同時也會把網路上收集到的意見，公聽會、說明會上的意見一併納入考量，因為時間的關係，已經比預計時間擔誤各位 40 分鐘了，今天再次的表示感謝。

廖咸浩主任秘書：

因另外有會議耽誤了，前面各位的意見我都沒聽見，但我們記錄會記錄清楚，我們會斟酌各位的意見，不過我可能要提醒各位委員，當初之所以會設計出一個案又一個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靠新生南路側建築，在那裏有外文系、日文系、語言所，那會遭遇到噪音、西曬跟污染的問題，那這些問題可能在未來我們開始使用時會慢慢的浮現，相信建築師在美的思考沒有問題，主要是實際使用功能的問題，在功能上，這三個系相當多的人，佔文學院人數的半數以上，這對教學研究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當然還有其他安全、結構等問題，這部分也是未來委員有機會審到我們的案子時，也請你們多多從這些角度來思考。

簡學義建築師回應：

- 一、 為要符合先期規劃書，後來校方將靠校門左側空地一併納入基地範圍。
- 二、 個人認為臺大校門口列為古蹟，絕對不會只是一個亭子，應該是一個開放空間是古蹟，歷史記憶包括校園入口周邊開放的空間。各位建議在此地建一高樓，包括遮住台電大樓的 45 度角，或擴大基地、降低密度來轉移容積，這麼大的容積又來挑戰古蹟，可能下次不同委員又會有不同的意見。校門口有牽涉到歷史場域保存的問題，且層級又比歷史建築還高，這和農陳館實體保存不同，沒有把周邊列為保存，並不包括虛空間和實體空間。
- 三、 基於對農陳館保存課題的尊重，在第一階段，基本上我們把她變成我們總體族群的一個部分，比較沒有接近共構的關係，也就是保存價值的維護。也許我們講得不夠清楚，才讓各位誤解好像是我們不願面對的一個功課。
- 四、 建築語彙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把她切在第二階段，如果叫我現在每一案都做，那實在是一個龐大的事情，是較不可能讓委員先來討論的一個直接的問題。所以今天呈現的各種圖，都要用比較抽象的角度去看，她只是要表達密度、量體、空間結構的關係，而不在於建築的表情。
- 五、 人文大樓人文精神落實的問題，我們不只是形式的問題要照顧，除了空間

架構之外，軟體內容包括我們剛剛講的書店，活動空間的提供，這些關係之外，我們希望這邊是落實到所謂的場域精神的關係，當然必須在之後更細膩的設計才能呈現那個氛圍，這個我們是把她擺在第2階段。剛才夏教授有提醒我不要拘泥於科比意，但是科比意的原則是因為洞洞館，張肇康他是以現代建築的五原則去做的，現在雖然不要去談建築形式和表情的問題，但我們要回歸到現代建築的本質，相信在那個地方，會跟當初設計洞洞館的本質會做一個自然的銜接。

- 六、人文大樓在這地方當然有她歷史的使命，及藉由她剛好在這個區位，能夠重現、重塑臺大的形象，這也是我們關心的議題。
- 七、我們已經把可以地下化的空間都已經擺下去了，在上面的空間都是教授個別的研究室，等於是小套房的概念。農陳館那邊並不是教室，那是研討室，教室都放在地下一樓，我們也使用到地下一樓，並沒有作為他用。而洞洞館是消化了部分研討室和交誼廳，比較能符合原來洞洞館的個別形式。若要整個抽離，我也不反對。但要在新建築中去消化原擺在農陳館的空間。我們希望整個設計，從地下一樓到一樓都是給公共使用的，2樓以上才是各系所教授研究室及系辦公室。所以也不得不我們變成中央走廊的方式，當然理想上是單邊走廊，但各位要知道單邊走廊的話，這量體就更不得了了，因為每一間都要有採光面，不要說兩倍，至少是1倍半以上。所謂立體化的公共空間，也就是在解決教授關心的中央走廊不要變成不通風或陰暗的空間，所以我們也才會有這些相關的挑空，各位說有點零碎這些空的空間，是垂直的空或水平的空的關係，讓她中間的走廊不是一個陰暗的空間。我們會有部分單邊走廊的，我們就會讓她單邊走廊，但是以這個量體是不可能用單邊走廊去滿足這個設計，屆時又會有像各位所講的建築太單薄的問題，因為樓高很高，所以是相對的問題，在不得已有中間走廊時，其實我們這些設計，初步各位看起來會覺得為什麼不簡化，都是洞洞的，這些洞就是要來解決中央走廊過長的問題，所以才會在中央走廊的中間去打洞，打洞就是要解決洪教授所擔心的問題。所以並不是我們在做二選一，說不能單邊走廊，就選中央邊走廊，來製造問題，不是的，而是說在不得已有部分中間走廊時，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關係來解決問題，白天時無庸置疑它是光線、空氣流通的空間，至於晚上，您擔心的萬一火災時，相關的建築技術規則或逃生的距離或必要的緊急照明，這都是技術上可以做到的，以目前各位對量體密度的關心，以目前來看是不太可能變成單邊走廊的高層建築的關係。

八、除了三角地問題之外，學者專家們能接受對洞洞館類似像校園三角地這麼大的挑戰嗎？還是說必須像王教授所講的，儘量低密度的問題，今天至少應該有點方向。

廖咸浩主任秘書：

關於農陳館當做歷史建物這件事情，根據我的了解，我差不多從6、7月開始比較參與這件事情，我覺得建築師對農陳館的態度是非常尊重的，事實上我以原來文化局的主管身份，我覺得他有點太拘泥了。不過我在文化局處理的案子有很多是古蹟的，都大大的結合，比如松山菸廠就是一個例子，松菸在做規劃時是整個巨蛋插到松菸去，把松菸變成它的出口，當時文化局的古蹟委員拍手叫好，認為這是一個大膽有想像力，而且能夠充分利用古蹟的規劃方式，所以我的前任也好，在我的任上也好，我們都沒有說這樣的入口在新建築本身碰到古蹟或歷史建築要刻意迴避，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要求，當然如果說是過度破壞型的接觸我們是絕對不樂見的。就這個案子來講，建築師其實一路上是非常尊重農陳館的身份，在文學院空間這麼匱乏的狀況下，我們建議他大膽的跟農陳館做結合，所以才會有第3案出來，我們當然不希望讓農陳館受到壓迫的感覺，我的想像中在未來的語彙若能有一個結合，甚至像夏老師所講的，她上面的量體感覺上是一個很輕盈的感覺，那是未來語彙的問題，那這樣也許就不會那麼讓人家有這種感覺，甚至於一度我們也建議他把農陳館結合在一起也不是問題，那建築師覺得在未來可能會有些委員會有意見等等，所以他還是用這種分開的方式處理。我只是要說明的是，如果有人認為建築師不尊重農陳館身份的話，那是絕對沒有的事，反而是文學院這邊，包括我自己還有我過去的經驗，我認為他在設計時可以再發揮一點想像力跟農陳館做有機的、有趣的結合，這我簡單的說明。

葉國良院長：

今天大家的意見非常的熱烈，比預期的時間又多了1個多小時，非常感謝大家，我們今天是不是會議就到此結束，以後有機會再向各位請教，謝謝。